

繪圖鳳凰山

序

繪圖鳳凰山卷八

第五十四回

趙匡胤私放柴榮

武夫人病憐長子

少妻問言接正傳。重把新詞換舊文。前詞言及樊家女。洪聲捉住不容行。持着趙雲來送轉。小心看官那消息。青看已到雲間地。趙將多能會用心。先遣從人來上岸。音到城中帥府門。少妻紫榮來帥府住。聽說真龍御世君。幼孤父尊歸天去。八歲歸于伯父門。伯父託孤看得好。伯子匡胤是小人。爭嗣聲愛真奸相。妬賢忌能微賜情。無敗當第無朝面。當舉王孫失業人。巨細頗言提不盡。今來以是六年春。匡胤時年又十四。龍母看看有角生。漸漸天威非昔比。不看鷹伏變蛇皮。更連來了洪文伯。伯子匡金仁義人。一般名是堂兄弟。每多有愛待王孫。看見匡胤無禮處。他甚心中抱不平。也曾每每把匡胤勸。勸他不改忽生真。為此金兵多美好。如今相見不相親。匡金每教王孫弟。不宜低首對匡胤。可笑匡胤不識人。依然如舊行欺負。王孫不伏數相爭。也曾訐告三伯父。便是此聲也知聞。伯父不能來制姓。只表如今近事情。只因惡伏傷人命。不賢之婦武夫人。

却說王孫自八歲歸于西伯所食之者。伯氏祿凡用如僕僕。因匡胤之過。不以王孫為士。亦是無法。王孫見兄不堪如此。稟明其母。自收小童為侍。一名小伶。甚得王孫之意。杜景以被匡胤典事。生非赶去。竟不自身回學。一日匡胤偶至西廳。有一隻家犬。金然。小犬隨往。小伶正在廊間。咬其足。小伶無意踢了一腳。匡胤大怒。遂把小伶痛打。王孫聞聲傾刻。出祖見匡胤行奴之為。大怒。奪杖。小伶得空逃回主室。匡胤大怒。王孫不伏還手。大搊絃不放。大闌席間。此時洪聲進香未回。有人報知三伯。恭人出來。喝住王孫。見伯父聲威。連連放手。遂將大笞。于二伯匡胤詳稱王孫行兒。三伯素知匡胤。乃四弟。夫妻子。不教育。時不便。而勸開匡胤。含怒不言。正至後堂。哭訴其母。証云。主僕攔路。不免三伯。庇庇之後。艱難治。夫人大怒曰。弟打兄且在。不法。況是奴。若不處。小伶難為人也。隨即使家人吊小伶。而處聲聞字書室。王孫墮小伶卧得之下。家人奉夫人之命。叩來拿小伶。王孫回道。不住。奴僕只知有主母。那有王孫。在眼滿室搜尋。得之。相下倒拖而走。王孫知約母在堂。不得。急往裏。見得失色。立聽如何處。至拿到堂前。不由分說。叫重打。左右附刑。可憐年十二歲幼童。那里經得重刑。不多已。下死手。杖下刑。手上草木夫人。夫人全然不悔。便令拖屍弃。也有回室。匡胤

知之大快

王孫知得小伶死氣得他來失了魂。瓶子頓足聲聲恨。此仇不報枉為人。安子一般欺我甚。將人性命當反廢。若然三伯江南去。連我殘生活不成。當時大怒抽身起。去看道狹屈死人。行到前堂屋已去。去見洪文二伯身告言。伯母敗我甚。屈殺無辜為何因。一時見此能興感。弃死千野嘯傷心。伏惟伯父行仁典。賜一棺方殮小伶。姪兒薄命遭孤早。文華勢逼過朱溫。六年性命恩人手。近況米勞更凶橫。雖有公道王孫分。不及人間一粒民。伍員十王投吳國。姪兒無面世間存。道罷面容如白雪。兼垂雙袖兩眉工。洪文三伯親聽得。失驚當下勸王孫。雖然匡廩麻禮甚。為畜傷人果不仁。姪兒乃是賢明士。休因奴仆亂分心。我當詔示匡廩姪。好把棺不殮小伶。且待四伯回來日。我當一一與他聞。弟兄既已成仇怨。自然不便一方存。或諭送歸寧青去。且設良方處你集。雖然姪今年庶幼。才能始改愛軍民。或州或縣或多住。何患與方可立身。道罷回身呼左右。連詔匡廩見我身。如何伏母行凶事。將人性命當泥塵。又叫屍縗傳令出。免被人閒罵不仁。王孫一見情如此。手挽難祀拜下壘。咸承伯父存公道。他日難忘今日恩。一禮拜罷時告退。只因不欲見匡廩。不言退去王孫事。暨表傳言到內廷。湏知所使奴家等。盡是洪督府內人。進來先報皇前事。夫人一聽便生嗔。道罷拜上洪文伯。力斥孤兒是甚心。我兒自有令和母。何必登堂把氣尋。匡廩打壞中床卧。難得當前見你身。杖死小伶須看我。相公回來似罪名。高聲便把聲威示。來人並合覆洪文。洪文氣得難開口。不覺之婦罵連聲。揚聲在欵呼匡廩。事長匡金勸人親。現在叔父關士去。宜能婦女動爭論。家國古來終有事。叔人回來再理論。洪文聽了挑兒話。只把典知口內稱。善禁衙中優禮王。相公回日送江南。洪文見報先知道。暗暗心中太不仁。四郎夫婦多如此。無端無義害仁心。只因世道當歸日。難將此事告洪聲。深深參見洪文過。趙雲石到而前存。參見洪文仙草過。回身引上姓榮人。可惜一人世宗帝。御世真龍未見形。時人不識聖天子。認作逃員小府丞。今日來見洪文面。到覺心明感就恩。此刻宜知來見面。掩嫌從前不告行。正是在他門下過。敢不低頭備小心。眼前湏貴周王姪。參見洪文自報名。

請坐在旁茶一道。洪文抬眼看柴榮。口中不語心中想。

四弟因何起惡心。他負莊王非是你。損人利己不存仁。

今看柴榮非下品。一貌非常是異人。此情傳到金陵晚。

郭威湏起報仇心。

倘若提兵來問趙。此事分明作怨心。

有感在心無話說。

低頭無事弄袍衿。

如今見我無言語。却有思想面面容。

正是柴榮心下想。

備禮萬金將罪謝。終日不忘趙氏恩。

洪文微笑來開口。

那時送你轉金陵。

柴榮見說抽身起。

袍袖高抬呼大人。

自知曾犯逃奔罪。

未報當初宗全恩。

今早被捉真慚愧。

要求見仲發慈心。

若還放我回國去。

姑丈殿前再呈情。

四弟慢慢回言說。

屈留在此莫煩心。

四弟回來商議事。

那時送你轉金陵。

柴榮見說抽身起。

袍袖高抬呼大人。

高特一頂黃羅傘。

罩了些榮雙眼睛。

又有二人扶了起。

四面高牆門上鎖。

裡邊床帳盡鋪成。

武士四人分左右。

無鎖無枷善禁人。

道罷一聲恭身起。

跨前走上一雙人。

去把停行道上行。

過了幾灣抄幾曲。

不知南北與東西。

柴榮一見情如此。

兩頰難鳴恨恨聲。

平日無仇今無怨。

莫非想我上金陵。

頭起我是板房戚。

不是周王太子身。

思量你也王公子。

何期如此使奸心。

煩惱一回天漸晚。

祿司提膳送進庭。

晚來點膳雖然貴。

柴榮煩惱飲無心。

十分心上不安寧。

去闖東敗童兒事。

擋起堂兄為難心。

只道他今情小怜。

一刻未睡思成計。

五更早早正未伶。

登堂來見洪文伯。

禮罷開言語事因。

見聞趙得先回府。

金得逃員柴榮人。

欲到迷庭來一見。

責他幾句負先尊。

如何不告私奔去。

洪文天性多誠寔。

又為新雲一小怜。

知道王孫心下悟。

欲舒宿怨暢胸襟。

當時一見從其請。

吩咐王孫見柴榮。

而責幾言休造次。

莫將督勢太欺人。

王孫見允非常喜。

連稱兒不敢粗心。

便問洪文兒即去。

柴榮遞付不心留。

王孫見了心中喜。

此見柴榮有救人。

當時作別洪文伯。

閑祇金匙到幽行。

柴榮方始抽身起。

忽聽門環响一聲。

見一少人年走進。

秀袍錦袖帶腰金。

頭帶紫金冠一頂。

龍行虎步進重門。

手內自鑿金鎖鑰。

後跟奴僕兩三人。

進來便把柴榮叫。

聲响流泉响又清。

都內別來無恙否。

可知我似甚何人。

柴榮正在心焦處。

一時忘了趙王孫。

當時不免輕開口。

答道忘了尊長名。

王孫見答各顏變。當時高聲說事因。我是王孫趙匡胤。如何一旦便忘情。此時大數柴榮罪。不別而行負我恩。柴榮被責多慚愧。當時謝罪趙王孫。道言澗別多年久。不道尊軀已長成。望君慷慨有前情。乞念桃園曾結拜。出生入死在君幕。若能釋放回周境。姑丈殺下去妄情。願獻萬金消罪案。終不將寡目你恩。尊家若還心有動。事無大小怎依遵。王孫見了重重怒。掄拳似意打柴生。親將金鎖鎖重門。時人不識王孫計。誰道王孫暗用心。說道黃昏在見君。柴榮得紙方知情。且言匡胤趙王孫。到堂拜謝三伯父。交還印鎖轉西廳。金鎖今朝換不成。專專口等黃昏後。又怕匡庚到外廷。杖他三十大黃荆。此言傳與中堂曉。匡庚不敢出中門。當前人淨淨抽身。一個小童拿燈燭。親拿印鑰去開門。幽所之中聽之响。一日看看天已晚。帥府封門散眾人。當言四伯回來了。着我前來吊犯人。夜坐內堂來詢問。一聽若應已開門。問言來者是何人。匡胤應聲稱是我。號令如何敢不遵。王孫一面聲威喝。執住柴榮隨我行。柴榮受意無推托。恩將金鎖鎖重門。武士被他來鎖起。無人去做送信人。王孫此際非常喜。吹滅童兒手內燈。當時笑為柴兄到。有幸如今計以成。日間得罪君休憐。非此安能撫鎖行。柴榮聽說重重謝。得蒙答教已知心。道罷二人携手進。黑暗之中南北分。曲曲灣灣多少路。不是天明怎能行。王孫不轉西書院。與榮公行出大門。此間僻靜與人到。前連街道後通廳。出得北樓心始定。此是君王福分深。進將月色大紅燈。此際二人力叙禮。雨邊對拜甚固勤。柴榮消消將言說。別弟今有六七春。諒來吾弟回靈貢。未報尊前父母恩。自愧私逃姑父處。難怪洪聲令伯真。王孫聽說恭身答。叫道柴兄在上聽。一別七年常在念。暴雲春樹忘恩。知兄得遇風雲念。先父毫無見怪心。先父既容何況弟。樂兄絕顯赴金陵。今早家伯行非禮。非為營業不知聞。家伯本與兄無怨。悵子群小亂生心。受囑江南李存最。至今冒犯罪非輕。柴榮一聽驚忙得。

我與存量甚仇心。伏為賢弟明說。使愚知過死甘心。王孫見問微微笑。今將檄文讀榮聽。榮榮聽了其中意。頓足連叫屈死人。若說長江非吾事。姑丈龍駕下金陵。惟伏賢弟全蕙兄。尊伯之前已細呈。總然解我江南去。真假終須亦得清。賢弟所知愚力弱。不精騎射怎傷人。王孫見說微微笑。如此言來有屈君。元來依舊守斯文。家傳昧良言不進。只恐冤情亦不明。慚愧弟令非昔比。力難明政教兄行。因而巧用多般計。欺欺三宿盜開門。粗開鐵壞先虎口。今朝不教教兄弟。登樓便有高飛路。扶梯早早送兄行。也要是我兄造化。匡庚不在面前存。當時細表匡庚惡。兄過期六個春。今日又放兄長去。只恐長途又被擒。四伯得兄如得寶。貴莊王有進身。榮榮聽了言如此。沉吟半晌趙王孫。盛承賢弟問寵放。愚兄思之不敢行。非虛長途重被捉。今惜弟非往日人。有惡令兄來作對。二來算伯少仁心。他既得我如得寶。宣能平休只般情。久曉趙邦家法重。法下無情不念親。知弟放走愚兄去。一定難為吾弟身。愚兄既然連累弟。下文之事再表明。我是堂堂男子漢。且到江南走一巡。王孫見說微微笑。叫道榮兄你放心。伯父雖然威令肅。料不將刀殺弟身。無非數十無情杖。免兄今日受非刑。兄去長途無所慮。恐防久坐得知聞。天機一敗難脫身。請兄如此去前途。非是弟令催促你。伏惟與記日人心。後會有期休顧弟。更求海量要寬心。伏惟怒罪洪聲伯。便是賢弟莫大恩。弟今與兄無你我。軍機家事細談論。王孫道罷抽身起。深深一揖送榮兄。推開東面硃紅格。兩手拿梯放下塵。雲梯放下高樓地。叫道榮榮快走罷。此去此間通長路。內衙此去少人行。兄在此間來待少。便有人聞開城門。那時得空抽身走。過橋便是北城門。直行數里通江路。多有舟船招渡人。過江便是寧波府。是他周王界內城。早回福地休耽擱。弟當就此送兄行。榮榮聽得重重謝。教去還停不能行。我若去時連累弟。尊伯回來是怎生。急得王孫難頓足。道兄何作夫人仁。二人正在為難別。忽聞擊柝夜鳴金。王孫假作驚忙色。說道人來捉你身。榮榮聽說人來了。跨梯急急別王孫。王孫大喜馮道望。眼看榮榮落北行。我若去時連累弟。尊伯回來是怎生。急得王孫難頓足。在觀不見姓榮人。此時到覺離情動。俯伏窗前嗟聲。榮榮聽說人來了。已時雞叫報五更。放去義兄心事定。將身入帳去安身。不愁明日人知曉。所慮榮兄難脫身。謝天若得他無事。

賄青無妨原受刑。雖然默默胸中事。龍腹寬仇大不驚。甜甜鼻息安神去。日照紗窗未起身。慢步書院王孫事。  
再表閣唇反鎖人。忙來堂上見洪文。天明不見人開口。三人全走一空行。出來打聽驚非小。  
事情細稟王孫事。洪文一聽即然驚。委員只得覆洪文。此刻洪文真憲殺。親到書房見姪身。王孫一見三伯父。  
洪文當下問原因。汝匿柴榮何處去。盜聞金鎖亂胡行。王孫點點真言語。重頭挽首對洪文。急得洪文心似火。  
連聲此唱也無聲。重新降生心頭火。再將良言問王孫。可曉洪聲四伯父。要全存最滅朱溫。朱溫殺你生身父。  
此仇兒室不知聞。今得此人如得寶。在見莊王作進身。如今藏在何方地。快須放出莫廢心。又有匡廬謀害你。  
四伯回來兒所曉。如何家鬼弄家人。王孫見說言如此。曲腰方才跪下塵。此是姪兒該萬死。柴榮久已令脫生。  
為恩昔日交情好。曾與全盟具死生。因而斗膽將他放。愿死無辭領罪身。四伯回來兒自首。自今斧越正甘心。  
說罷面容原不改。長跪台前不起身。此番氣凍洪文伯。分外冤家說幾聲。不思殺父冤仇重。跪計多端壞事情。  
開鑰匙背歸我堂。連我分明悞事情。既事全謀不共事。柴榮下落你知聞。水旱分明你須曉。快快明言追轉程。  
我弟此時休悞事。柴榮必正那方存。昨夜脫逃今不遠。追轉回來便事平。你在巴順全義本。孽教違累我全身。  
今朝作事休如此。向來賢意化為塵。宣非蓮案送唐計。四伯回來事不輕。失去難尋無價寶。賄青雖逃罪不輕。  
為他人事招奇禍。弟今你是不聰明。王孫被問生一計。當下開言說一聲。昨宵他出園門去。道言冒馬韓金陵。  
洪文聽了忙傳令。點軍早路去追尋。一角父書傳下令。有司即便去承行。柴榮水路揚機去。早路重追枉用心。  
此事王孫機變甚。三伯斯人本志成。只知嚴逼招承了。那晚他今更用心。洪文含笑升堂去。匡金扶起弟王孫。  
正是様司開正膳。王孫煩惱飲無心。匡金愛弟將言勸。賢王何須不喜欣。放解懷抱休生怨。請來把酒散煩心。  
王孫聽說回言答。起謝堂兄訓事明。有累伯兄皆我罪。客怒無知近怨心。道罷與兄忙就坐。自飲金盃滿面春。

多飲幾盃紅面。赤紅面上起米生。滿腔心事形于色。間恐柴兄復被擒。龍眉生鍾難沉靜。鳳目流光對酒樽。分明一面向天威。起對人面目另人驚。王孫如此威儀眾。六年怎做受欺人。匡金不祭多陪坐。膳罷堂前伴父親。王孫一見當兄去。抽身也去散煩心。

却說趙匡胤。義放柴榮。受了三伯父一番責罰。又多飲了幾盞酒。心中不樂。喝了一頓酒。到府針場射箭。散開。心中却憂柴榮。復被追兵獲住。見勝去口高樓接青雲。然大喜想道。尸坐基骸空四方。是師府陷亂之所。今追兵未回。何不登高一望。便知得失。想罷自架旁臺。向江南遠望。不見進身諒以遠去。又見一群鳴雁排空而來。正要挽弓發箭。忽聽下面一片聲勢快拿犯。不曾原來匡庚午後。知匡胤放走了柴榮。等了父親進身之寶。他便先到前堂與三伯父搶白一場。數說不治王孫之罪。洪父自覺悟事。伯父不能應得。匡庚却有顧忌。竟至敗十親軍快手拿來王孫。知在教軍場督威而來。見在臺上。便擁眾上喝。匡胤道。我父親雪恥報仇。嚴榮已來。勞軍恤戰未得成功。若無進賢之禮。天賜柴榮拿到。正是荆山之璧。程氏之珍。却已被保放走。還敢登臺妄刑。任觀天日。今來請你到幽居代柴榮少坐。候父親回來定罪。道罷喝令拿十匡胤正當酒意醒然。便怒從心上起。大喝一聲。誰敢動手。兩邊一分眾軍不能近體。聖天子威一起。早有一班山神鬼助不由分說。揚眉怒目。十聲喝到。你父親為國家雪恥難道此回不得。柴榮報不得。李存長應一聲未了。却直匡庚挺身迎上前来。便舉手輕輕一挽。只聽得一聲响亮。匡庚跌下臺去。已成肉醬。匡胤是聽了心雖慄然。袖色不變。俯視臺下。喝得魂飛天外。跳下臺去。一片時喊聲到臺前。外報洪父內報主母。那時内外大驚。武氏夫人跟蹤而出。三伯父飛步而來。片刻間。教場中十人湧斷。王孫却也下臺。在人叢中奔路而去。走入小軒客坐。片時暗想道。我放柴榮乃是活罪。跌死堂兄自然消命。自己如此料無生矣。理不如自刎免得妄言。正要拔劍。只聽一聲不可。當時住手。視之是誰。原來是胞弟匡義。時年十歲。已離母室。四伯父為他延師南書院蒙教授。正在讀書。忽聞大喝。跌死了堂兄也來驚看真假。及至教場人湧不能進立在一邊。見胞兄奔路而出。他便隨至。其兄先到。正要自刎。他方敢到軒中。一聲不可奉住寶劍。哭到哥哥雖是殺人償命。也有逃走之人。趙門糊鬧退命。三十六酌。走為上計。暫避其鋒。在作道理。匡胤聽了弟言。猶如夢醒。匡庚六年欺我。豈可甘心償命。柴兄此去想必不遠。到不如依弟之言。逃出帥府。追上柴兄。合歸周。

王便可全生。只是負了四角父扶孤之慮，娶親養育之因，事到其間不得不為。想那時鄭劍詎弟，你喜甚，萬兒便去也。祖母母親前為愚兄謝不受之罪也。此古右能生千人世，當報四角父撫養之恩。再來見母汝年新大，多代我行孝。愚兄若有濟，遇當報你恩道罷。於了寶劍，齊正正衣襟，一聲去也。便出東角門而去。角門上人眼看他去，不敢追拿。匡胤杖劍在手，二青復佑百靈門上人眼前一花，他已去遠矣。

困龍從北出波心。得遇風雲上玉京。他日回來同見母。魏巍只是九五尊。慢表王孫迷去了。先奏臺前跌死人。雖然濟澆人無數。武氏夫人先近耳。不看之時猶自可。看了之時痛死人。口中不好高聲喊。番身跌到地埃塵。正是一聲拿匡胤。忽然氣絕命歸陰。此時臺前驚壞眾。禍不單行唬死人。看見匡胤，典可救。此時只重武夫人。驚得洪文雙頰足。連稱奇禍怎區分。急扶速救夫人命。聞得臺前六亂撓。也有前來扶救者。也有射湯送水人。救得夫人還魂轉。隋隋却有二時辰。此情也是靈神力。因此王孫得脫身。夫人此際還魂轉。汨汨如泉响眾人。可把亡身拿住否。殺人償命古來聞。眾人見問心方悟。不免分頭四下尋。洪文驚得如天打。一句言詞難出聲。賢才匡金智勝父。他今明放第王孫。糊闊多時知已走。方纔代父會諸人。殺人償命古來禮。快拿山身殺兄人。填臺不見王孫面。眾人分頭四下尋。慢言恍覺尋身事。先談口一個武夫人。看見孩兒遭慘死。一個頭兒裝哩骨。骨斯筋連和血肉。四支能若不成形。夫人生成剽強性。一場大哭便抽身。屁前不去落悲泪。為兒要做報仇人。一把寶劍拿在手。連聲還我大山身。對尾坐地專專等。拿到之時便無情。不說夫人如此情。慢表眾人捉山神。詞久憐何人事。談听宗令杜夫人。自從宗令忠君死。身在洪聲四角門。夫人志量非他比。大因賢德守孤燈。侍夫之事全他志。十分孝奉太夫人。親生三個姣兒子。盡心撫養教聰明。只為趙門多禮法。不比平民世俗人。長子二郎多大了。只有三郎未長成。頗知匡胤遭敗事。賢德夫人沒怨心。盼望進來良語到。受子之心不敢行。嘗嗟得苦中苦。他日方能入上人。況且遭孤多命薄。敢不低頭福小心。王孫謹尊賢良訓。六年因此受欺凌。識世之時多進退。因而反不受欺凌。不說二郎匡義事。再談賢母杜夫人。一早太郡心中悶。寶前全坐啟悶心。

忽聞一聲雅鳴。太郡夫人聽得清。婆媳共憂生不去。忽聞遠遠人聲。小小二郎從外進。泪流滿面叫娘親。兄長只遭人命禍。推死堂兄匡庚生。婆媳聞言驚不小。連聲動問為何因。二郎匡義天隨教。遇事端然不亂神。從頭細說哥哥事。驚壞霜居而代人。杜氏夫人聲聲罵。畜生敢起不良心。四伯扶孤恩似海。如何鬼弄家人犯。不孝真堪惡。聖人償命不須論。張太夫人聽此說。慈心要救犯名孫。殺人償命湧然是。六年何故太欺人。律有名坐二等罪。說話未完聲亂嚷。外邊湧進十餘人。聲聲快把王孫放。喝道王孫何在此。怎敢聲威犯我門。六年從子延大我。公道何方議罪名。夫人聽說非長怨。當時站起便抽身。帶了一班拿犯手。一齊擁進西堂上。杜氏夫人大驚驚。不免降請迎伯母。逆子連了罪非輕。眾人被喝將身退。夫人見了也傷心。奉請太君王嬪婦。親身來見太夫人。含怒步行來得快。直到西廳一坐門。一齊擁進西堂上。杜氏夫人大驚驚。不免降請迎伯母。逆子連了罪非輕。眾人被喝將身退。自然去伏承夫人說罷我兒遭慘死。石人見了也傷心。到場一看方知慘。乞什行凶作惡人。夫人杜氏重重說。逆子外邊行惡事。如何敢匿犯杀人。太君聞言心下怒。高聲喝你去搜尋。若是王孫身在此。拿到前堂定罪名。萬般自有洪聲主。你也何須六亂猜。八年縱子皆由你。到有今朝這般因。武氏夫人聞言怒。禮別尊卑不敢爭。立時便乃回身轉。妾身舍處去搜尋。先從五嬌房中看。牙床錦帳盡帶尋。房中正在嚴搜尋。忽有人來稟事情。東閣門員來進報。王孫仗劍出門行。夫人一聽非常怒。當時大罵杜夫人。不該縱子將兄打。仍然放走太欺人。當時喊出西廳上。來見洪父仰人身。我夫前日闖上去。家國之事托伯身。伏惟我伯追凶犯。切須莫放不良人。洪父聽說回言答。愚已差人四處尋。拿得回來當正法。已差人去報洪聲。人死不能重生再活。正該成禮硞匡尸。夫人聽了哀哀哭。此時無可奈何人。

却說武夫人見匡胤走了無可奈何依三伯之命成殮孩兒。一面親差快當家人追拿犯。又報之陽關。媳王女歸趙。今方初次歸寧。一聞此報自然奔喪而歸口。一場痛哭不必說。喪禮之精也。王孫是聖天子宣可宴樂。六年婚從一

不言匡庚成讞事。再唱居孀兩代人。一場奇禍從天降。婆媳惶惶不可論。杜氏夫人心中想。且驚且恨不必論。無端弄出非常事。不知逃往那州城。怎怪武氏夫人怨。果然喪了我良心。小仇太報喪兄命。負了洪聲四伯恩。張太夫人心下想。昇景妃何太不寧。屈死匡庚成可惜。差人密囑托洪父。匡庚已死真無奈。免遭王孫轉回城。出生入死全在你。乞念洪弘已故人。洪父受囑張慈母。雖然追金不頂真。不覺又至三兩日。報道洪聲轉回城。洪聲得見高僧面。參禪說法問天心。耽擱看看半個月。入山忘了出世心。高僧面許江南去。漠烟閣上可標名。目下天時還未至。因此安心在山林。高僧知道家中事。催足洪聲早轉身。因而急急揚帆轉。一報父書遇害人。一報榮榮逃走了。一報匡庚命歸陰。是誰盡是王孫做。現今逃去犯杀人。洪聲得報驚非小。朝靴雙頓恨王孫。不思殺父冤仇報。如何敢放姓榮人。雖然弟兄成仇日。如何不念我多恩。忽忽趕路回府第。眾人迎接不須論。數月不見匡庚面。恩關天性更傷心。弟兄見禮方才罷。扶棺便去哭亡靈。武氏夫人知到了。也來啼哭告夫君。細表王孫山惡事。我兒慄凡好傷心。冤家逃去無踪跡。此仇不報枉為人。洪聲無奈開言勸。此由天意不由人。如今不必聲張了。免得家事外人聞。六載悔休成畫井。姪兒又去笑死人。此情傳到雲南去。就去雲南不非輕。三次來迎留不放。弄成大事不非常。敗壞孤寡人人信。王孫之故少人聞。匡庚已死真無奈。原是平時自弄成。良訓再三他不改。結下冤仇海拔深。王孫豈是池中物。湏知不是愛人敗。一朝枉法輕生命。此是姪兒自弄成。今日湏知言不得。報仇之念且消停。夫人一聽非常怒。我夫說得不分明。眷虎傷人多是你。反說孩兒自弄成。我若不將子仇報。奴奴無面再為人。你今多有諸兒子。奴家只有一匡庚。仗劍懸梁尋自盡。此仇不共戴天廷。洪聲一見夫人怨。快忙生計喚夫人。何是我更能淺見。父子從來天性恩。你雖急欲將仇報。知道他今那里行。下官將作南行計。沿途正好捉王孫。若能得見冤家面。那時好做報仇人。眼前若是進金憲。反被旁人罵不仁。夫人見了言如此。畧把心頭怒氣平。洪聲安放夫人罷。當下抽身出內廷。前堂仕見三哥面。三哥開口告洪聲。細表弟兄為難事。又說榮榮一段因。

再言臺上行凶事。不道王孫利害深。漸愧黑底底不肅。難管這惡兩個人。洪聲聽說。垂嘆息。說與三哥。你要聽。俯伏降龍非容易。王孫豈是等閑人。只是惜花他不敢。聰明一世一時。雖然殺我親生子。料不將他抵罪名。我今正作南行計。等他同去滅宋溫。豈知為你潛形去。自我撫孤重愛心。如今知道何方去。牽人肺腑亂人心。宮娥聽了親谷去。又侃周王殿下臣。此兒若到金陵助。唐代山河無復興。三宿為有此禮。王孫豈做反王臣。洪聲當下忙傳令。詔進能員二十人。二十赦約親筆寫。父書道路故王孫。雖然不的傷兄命。罪情已赦莫驚心。相送不必回家府。送他館廬去安身。且待消停停已日。我來公彼到江南。一切罪孽不問。伯姪強與父子恩。一班戰將遵軍令。分頭各路趕王孫。不言眾虎尋龍事。詞父原係趙洪聲。此心口想江南去。只為三事由手心。一待匡廩終久矣。二來還要待匡廩。三為夫人心下苦。權留在府勸開除。為兒設敬延僧道。此由天意不由人。說道匡廩雖慘死。上伏母親賢弟死。不須煩惱卦子心。杜氏夫人知此說。更把孩兒恨得深。再三謝罪洪聲伯。殺人償命古來聞。若能收得王孫轉。應該正法罪匡廩。你懷惡來我懼得。人命官司打不成。不說洪聲能受姪。慢表洪聲府內情。雖然已絕南行計。行期未定且消停。再唱下書王孫事。二龍相過會風雲。姪兒登了姑天下。世宗皇帝管乾坤。

莊王大寵與人馬。

梁唐周晉各分兵。英雄事業肇端寫。

下卷還遲細表明。

第五十五回

王孫逃去遇強鷹

柴榮避難遇鄧子

詩曰 聞外將軍苦征戰

欲圖報難幾時成

宣知官報如花女

一語強千百萬兵

前詞唱到洪聲事。雖然作計向南行。如今提及間基事。一身跳出是非門。

仗劍獨行城已寒。

看看日色漸西沉。

時逢三五中秋近。半輪日月早東昇。

王孫性急逃走去。料食何曾帶一星。

須知御食錦衣客。今朝獨走事非輕。

恩追步行三十里。冲天大樹霧鄉村。忽地微雲漫月色。秋雲細雨落紛紛。

腹滿地滑難行走。思借人家暫歇停。想罷即忙將身立。竟將兩手去開門。

入進里邊觀聽看。皇闕降燭共當門。便排酒飯三牲禮。魂牌一個供亡靈。見數思馬心中想。腹內分明餓十分。欲把三牲來下食。忍心不可亂胡行。

婦人明日回家轉。不見三牲作笑聞。

急飢甚。祭神思倦，回看側面有鋪處。虎軀帶劍端然坐，睡魔頻出眼瞼瞼，連連呵欠心更困。然山罪犯正說應，自滿取嘆和衣睡。微微入夢，有風聲。夢中驚醒，抬頭看，只見二鳥，是奇形，滿身紅毛鶴足項，飛上靈則食三牲。此時細細心中想，只個畜生有來因。婦人明日如回轉，必然疑我竊香美，想去連忙身立起。雖然之下又生心，自來野味堪充飽，不妨取食自來擒。心中正在焦勞甚，連連紫雀響一聲。當頭見一中年婦，頭帶白布着麻裙，心慌步急難行止。重陪笑面叫夫人，須知不暗民間禮。故將村婦喚夫人。今夜小生無宿處，乞借尊舍坐五更。婦人不懂稱呼禮，當時舉口答王孫。我家男子多辭別。婦人已是少夫人。王孫聽說微微笑，知他不僅是尊稱。此時忙便重開口，少夫人做自主張。前無宿店來安歇，乞借華堂坐天明。婦人見說回言答，我身正要出門行。只為丈夫身死了，然回今夜有山神，我因避惡娘家去。不能等你到天明，說罷叩門洋長去。王孫心下自評論，婦人已去家典主，借坐一宵待天明。不妨我自開門進，說甚山神與吉神。婦人見說回言答，我身正要出門行。順手捏住非小可，那鵝鶯勇便傷人。一聲大叫盈山谷，分開雙翼有聲聲。王孫此際非常怒，雙手分開不放輕。鵝神大開聖天子，冒下威風不可論。不覺堪堪交五鼓，陽盛陰衰自古聞。神威不及天威狠，神鵝無力再相爭。好個王孫能利害，亂拔毛片血淋淋。鵝頭踏得粉碎，鮮血流來滿地紅。此時忽又天明亮，婦人却也回家轉。開門一看驚非小，當下揚聲叫四鄰。東鄰西舍全來了，盡道昨宵遇神魂。圓圓圓住自家門，王孫方曉和神鬥。血染衣衿不好行，看見鄉民人一眾。王孫當下告諸人，細言殺了鵝神，驚喜鄉村遠近人。

說眾鄉民喜得。王孫除鵝神之害，人人悅伏。個個欣喜。眾百姓為他洗沐農夫慌忙造飯。王孫坐待，只有來了一個男漢子。年未二旬，生得豹頭環眼，一貌非常。前來上前，和王孫深一禮道：我父母俱喪，此物之至，恨不得報，依固知尊客，除除此物。正是恩人。乞至小庄水酒一盃，少表寸心。王孫見漢子相貌非常，又喜他却也謹，竟其情，別了眾農夫，隨了漢子而去。行無半里，已至莊門。正是村居華屋，稻粟滿場，鄉間富戶。到重敘禮，細問名姓。漢子自稱姓鄭，名恩。父母早亡，現今自立。又問王孫尊姓大名，忘忘諱答道：小生姓趙，名匡胤。

聽罷鄭恩忙立起。當時驚駭說原因。若說尊名趙匡胤。正是兩人來問答。

王孫一聽言如此。只共心頭吃一驚。打是區區。身有罪。難將真姓名告人間。即便當時忙轉口。全姓全名齊賤分。

正是兩人來問答。誰知後屏有人聽。却說世宗柴皇帝。忙忙閃進村莊避。現今躲在鄉家內。忽聞村內誅神事。有心一看恐遭擒。如今遇到年輕客。

不見知時猶自可。看了一時吃一驚。分明匡胤王孫弟。不覺大步出屏門。要過渡江來歸路。遙聞岸上有其臨。

回頭見是柴榮面。兩下分明喜又驚。兄問弟今何至此。弟問兄何留此村。

鄭郎雖是鄉村子。豪傑英雄有義人。愚冤之事他多曉。蒙他匿我重父情。弟今到底因無故。倒把王孫吃一驚。

王孫笑說皆因你。弄出無天大事情。庄主在前難好說。請兄避靜告原因。王孫聽說忙開口。

細將前事告榮君。滔滔不盡從頭訴。柴榮見兄安心。一聲賢弟因何至。倒把王孫吃一驚。

但有言說何妨事。此間沒有是非人。王孫聽說忙開口。測坐鄭郎忙開口。雙手高抬叫二兄。

口口聲聲連累弟。王孫滿面多推笑。口喚兄長你可聽。天緣有幸奇逢遇。愿隨兄長返金陵。

雖然年幼無才藝。征戰場中所喜行。方今五殿無真主。四海英雄各起心。

柴榮聽說哈哈笑。柴兄言語讀書人。若是關津難行過。更僱擇水當船立。立即回鄉見眾觀。

柴榮聽說雙眉皺。叫聲賢弟得知聞。種種事情深明你。只因你泊無分曉。弄得人來水底沉。

比去金陵千里路。路途險阻實難行。關津多半浪人管。處處頗多狼虎人。倘然再有生心者。乃得重逢賢弟人。

王孫聽說哈哈笑。柴兄言語讀書人。若是關津難行過。宣谷老死此鄉村。小弟雖然才不敢。愿當保你坐金陵。

但有一言求海量。周王殿下要和情。開衿教我洪聲伯。免教兩下動刀兵。宴席在堂兄弟幼。盡棄洪聲伯一人。

柴榮聽了微微笑。口稱從命忘忘情。二龍潭辛奇逢遇。說盡長情與短情。鄭郎拱手從旁坐。暗喜相逢二貴人。

唐夫造就金花飯。家池魚蝦及時美。鋪設滿桌茶請用。好個柴榮并匡胤。鄭子抽身做主人。並不娘娘邀一聲。

舉腹忙時杯杯滿。還道材醜味不珍。二人對飲圓歸計。鄭郎舉目問柴君。你姓柴來他姓趙。何是尊前兄弟情。

二人被問回言答。細表雙雙妙古人。昔日父華曾培拜。因而今日弟兄稱。鄭郎因起身舉童揚醉問言說。當日

荅說桃園三義結。劉備關張三弟稱。今日真來還少一。不知可要第三人。小子自慚分骨肉。草雞難入鳳凰群。

柴榮未及回言。答匡胤天性更勝人。知得鄭郎言有意。看他不是等閒人。今雖一個村夫子。正邁良工器。可成又此今以耽擱久。許多事已被他聞。若是拂了他人意。恐他走漏事非輕。當時笑說恭聲道。果然還少第三人。立買關王紙馬到。便叫奴僕供三牲。柴榮到此難推托。鄭郎聽說非常喜。連聲拍掌兩三聲。當時笑說恭聲道。果然還少第三人。立買關王紙馬到。便叫奴僕供三牲。柴榮到此難推托。匡胤歡喜從十分。三人正欲為盟約。忽然村婦送木來。口內連聲稱小客。好衣輕弃太粗心。北衣不是家機布。千畝良田買不成。王孫接得忙破起。也不將他謝一聲。還是鄭郎知道理。口稱勞你不非輕。不然村婦歡然去。庄上偹禮也完成。鄭郎便去更衣服。頭帶烏紗武士巾。道袍青衣家機緜。雲霞安花社做成。恭取柴榮結義。柴榮且余強應成。王孫大喜無推托。正正金冠把禮行。各通名姓方年月。立下全生共死盟。年紀論來柴最大。王孫鄭子是全庚。王孫長鄭三個月。鄭恩排在第二人。行祖罷時情更重。再罷青釆飲發樽。是夜黃昏庄上宿。明朝催促往華人。聽未斷因家世語。父名正是富鄉民。母親馬氏身亡早。單生一子別無人。正思之欲看全死。其母以亡十歲。多為鵝神冲犯死。鄭恩因此報鵝神。正門原有親房氏。恩性剛強不成人。父母早亡兒是主。為人豪傑性生成。賀武多年圖出息。廣交朋友薄金銀。天生驍勇真無匹。車在鄉間打不平。前日捕魚河岸上。有緣得遇小柴榮。留到家中相待好。心怜只為欵鄉人。連日天晴情分熟。柴榮嘗言苦悶。鄭恩知道有佳故。藏匿柴榮住門庭。許谷官禁稍寬。好謀歸路送他行。也是鄉村該出貴。今日又遇小王孫。王孫一見知人杰。不嫌微賤愿全盟。今來結做三兄弟。雨朝殿下大功臣。功名當上凌烟閣。誌上因而表姓名。慢言鄭柴相會事。且言匡胤趙王孫。當時忙便呼兄長。此間不可久留住。離城不過三十里。軍令森嚴要捕人。弟今又為匡廩事。恐防四伯不答情。他若歸時威令恨。十家排甲必來尋。天機一敗須無路。不如早早上途程。柴榮當下從其議。忙忙立刻要行程。鄭恩結義為兄弟。如何肯捨兩下分。欲要留時留不住。大家同其上京城。家事交代觀房管。路費行裝出鄭恩。得滿庄夫帶兩個。五人乞共上京城。此去金陵非小可。五座雄關千里程。幸得王孫全鄭子。二人馳勇過他人。遇口逢關多打過。朱家兵將不能擒。遇處人稱新出虎。十人見了九人驚。時來風送縣王閣。二龍安穩上京城。

七日趕行千里路，到了金陵一座城。詞文先奏周王子，僭稱國號已三春。改元廣順為王帝，與梁和義同方兵。  
長江斬斷為路界，雙懸日月照乾坤。昭陽宮內紫皇后，春間得病十分深。病中許下願山願，持差親兒去酬神。  
八月中旬十三日，從驕回朝報信音。闢士失了紫王侄，快馬如飛去捉人。各處尋查無下落，不知姓名一強人。  
周王知道驚非小，苦壞紫皇后一人。在宮日夜悲啼哭，周王甚是不安寧。這得在朝來出榜，片示諸州各縣人。  
有人趁轉紫王侄，三品封官賞給金。有人害了紫王侄，自然火速回朝去。周王聞知喜非輕，查破之時問罪名。  
兩個少年來送到，守城官裏喜非輕。受賞封官沐聖恩，一道金牌傳下旨。此時煩惱趙王孫，思量我是何人物。  
雖是已亡唐世界，趙氏爭光不負君。三伯在邊開酒業，洪聲四伯是英雄。郭某及唐稱帝號，我今宣做反王臣。  
委貳在朝羞辱祖，三品封官非我貪。想罷之時忙開口，弟今不便入宮門。厚祿高官非弟愛，送到哥哥盡心。  
紫榮見得王孫意，握手相攜謂弟聽。既承不棄為兄弟，何是又生見外心。你的雙親為父母，我之姑丈你公親。  
居然有屈君臣禮，總是連枝骨肉親。王孫聽了將頭側，再三不肯進朝門。金牌數次來催促，急得紫榮沒主盟。  
此際鄭恩心大起，手推匡胤進朝門。宣是周王來吃你，救他姪子有恩人。榮在前他後擁，王孫無奈一行。  
金牌引道朝陽殿，御前侍衛列如屏。典制悉依唐制度，為官嚴似九重門。玉階建立王孫子，王孫紫榮先見君。  
二十四拜為臣禮，拜罷玉階來俯伏。自稱辱國罪非輕，周王未及來開口。忽然殿上搭慶賀，急問何人來犯你。  
簾中走出紫皇后，姪兒愛子叫連聲。急問何人來犯你，多時流落那方存。今朝相見還疑夢，汝可抬頭看假真。  
仇人冤我何名姓，說來與你報仇心。紫榮見問全觀看，再稱娘娘莫大恩。奏稱憑姪關山上，忽來大盜不知名。  
將臣一馬雙駒去，險些性命不留存。托賴娘娘王上福，路遇英雄少年人。二人趙鄭文出力，殺了強徒救了臣。  
厚情留到家中去，三天茶養你兜身。又蒙千里來相送，道路艱難十二分。遲遲今日方才到，得見娘娘與聖君。  
憫姪孩兒遭大難，望王降旨早安寧。周王殿上傳聖旨，赦看無罪可平身。賊已受誅今不問，有功趙鄭和合恩。

便命柴榮來到見。相才受職好封恩。柴榮受職連忙退。來引雙雙兩弟身。低低說與王孫道。居第械宜把禮行。此刻王暨君屈膝。少停馬便拜還君。王孫聽說微微笑。情知到此不由人。當時說與柴兄弟。莫言我是趙王孫。道罷一言將未整。鄭恩同步上階廷。王孫幼習朝儀慣。鄭子村兒禮不明。匡胤楊呈來引導。鄭郎一見果然驚。勤強一仝來行禮。禮未完時跌倒塵。主僕當下高聲喝。鄭子何曾肯起身。引得王孫真好笑。柴榮慄恐不安寧。禮罷王孫來俯伏。當下從頭報姓名。報曰為臣名匡胤。祖貫西京唐代名。鄭恩乃是鄉村子。未習朝儀辱海涵。周王微笑無言語。龍口端祥看一巡。粗豪鄭恩何作道。匡胤美貌十分生。年方弱冠威儀重。聲似流泉語又深。面上瑞光紅視視。身長六尺有精神。朝儀人熟官家子。豈是西京一小民。當下玉音單問趙。父是何人祖甚名。好個王孫能敏捷。對答如流熟備成。趙文臣父忠名主。世有洪州未顯名。周王聽奏多疑惑。玉音旁慰兩三聲。甚愛人才生得好。王提御筆便封恩。

說周王封匡胤為樞密使中郎知軍官事。賜袍一領。紗帽一頂。玉帶一圍。印一方。鄭恩人品粗愚。賞銀一鉏。雨為樞密府管戰馬事。王孫無奈受職。由此其事十四年。最時民生二主。分有五霸。編年紀號。故云匡字口。錄梁之間。平因歐陽修五代史。以梁為正院。正周子梁全年。僻號遇周紀。方錄廣順。今趙王孫任周。因抱貞廉。祖之故。云匡字口。單名曰周。其到受職為帝。方是真正。此時單證。再說周主封官畢。柴榮等謝恩賜退。王孫得官不以為樂。鄭恩見實淳甚。是不悅。此時未賜府第。今歸柴榮之府。柴榮見二人快快不樂。意屬不安。既全到府庭上。廳堂重新叙禮。柴榮命家丁端一把交椅。正中奉請王孫。道賢弟請坐。尚兄行禮。一謝開龍之德。二請屈膝之罪。王孫聽了連聲不敢。弟犯法家廷身立無所。蒙兄存撫待以顯榮。及稱有虧。況如此事不敢行此禮。一面說。一面自己把交椅扯開西邊。對拜。拜罷起來。柴榮向鄭恩作揖而謝之。鄭恩一發氣悶。禮罷。柴榮全二人直入內宮。見夫人。夫人賀氏口裡叔嫂之稱。禮畢。一人近立廊間。柴榮各敘此言。便全二人走出。早已移司設席。湖色光塵。三人入坐。王孫見柴榮待之親密。遂不仕周為辰飲酒之間。只笑鄭恩失俊之事。鄭恩怒道。早知如此。快悔前來。話說之間。報樞密公來了。正到階前。柴榮即忙迎接。一人也就出席。王孫詰呼鄭恩道。